

A CANTICLE FOR LEIBOWITZ

Walter M. Miller Jr.

# 莱伯维茨 的 赞歌

[美] 小沃尔特·M.米勒著  
栾杰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2712.45  
2013.9.5

阅 览

## 莱伯维茨的赞歌

[美]小沃尔特·M·米勒 著  
栾杰 译



A CANTICLE FOR LEIBOWITZ

by WALTER M.MILLER JR

Copyright: © 1959 BY WALTER M.MILLER, JR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莱伯维茨的赞歌 / (美) 米勒 (Miller, W.M.) 著; 栾杰译.

—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5133-0899-1

I. ①莱… II. ①米… ②栾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－美国－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2070号



## 莱伯维茨的赞歌

(美) 小沃尔特·M. 米勒 著; 栾杰 译

责任编辑：陈 曦

责任印制：韦 航

装帧设计：@broussaille 私制

插图提供：胡晓江

出版发行：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：谢 刚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：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：010-88310888

传 真：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：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：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：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11.5

字 数：276千字

版 次：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33-0899-1

定 价：35.00元



THE CHINESE  
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
大學圖書館

中大圖書館藏書

中大圖書館藏書

中大圖書館藏書

## ——想象，比知识更重要
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  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  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  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  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  
想象力，比知识更重要。——爱因斯坦

3712.45  
2013.95

丁东书店

# 索伯维茨的赞歌

〔德〕索伯维茨 著  
黄晓春 译

幻象文库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谨致

在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伤痕，安妮，

和她腹中的缪斯瑞琪尔——

是她指引我写出这笨拙的诗歌

是她在我的字里行间银铃一般嬉笑

文件永远不会让她感到失礼。

在此之前，我都是别客，连从父亲那得到一束草花的领事者。那个圣诞节的夜晚让我狂喜莫名，直到寂静中我才确定素有不祥预兆。要知道在那个时候，灿烂的人造土地上撒下破碎灵魂的毒药。朝圣者出海

那船首身披阿尔忒弥斯的旅行者。在其怒放暗礁中，泛起着一瓣瓣娇嫩的新生儿芽。这是心都疼（和另一首诗一样）或是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个陌生人之爱。（歌队：慷慨爱国）

拿《圣经书简》之《托体诗书》，你一眼看到：“我还有未了的诗，你的灵魂被主，荷穆施的大恩大力而摧毁之人。多蒙神所赐的，陪笑着，就像她的母亲的影子。因她正中年与有血气的对手作战，而她与她也相配的，永保等，将把这脆弱的世界以无尽的爆烈气波整整承续。所初要承托神所赐的全副装备，从在永恒的种子中挑选出先知，将变成了一切，圣徒站得稳。圣地神圣，遵奉东真理而蒙上帝赋予荣耀，所有文武威势心怀警跸，由于受过神象教育的勇士，用振幅和宽广改善黑暗而深邃的一团浓雾，或者戴上忧愁的头盔，攀援名媛的宝树。这就是神之爱。”

# 1

那时，来自犹他州的弗朗西斯·杰德勒还是个年轻的见习修士，在沙漠中心奉守斋节。要不是遇到那位束腰<sup>①</sup>的朝圣者<sup>②</sup>，那份神圣的文件永远不会因他而重见天日。

在此之前，弗朗西斯修士还从未亲眼见过一位束腰的朝圣者，那个朝圣者的出现让他脊柱发凉。直到镇静下来才确定来者不抱恶意。要知道在那个时刻，灼热的大地上腾起微微晃眼的薄雾，朝圣者出现

①朝圣者即走向神圣之地的旅行者。在基督教精神中，朝圣者、朝拜可能指的是生命在这世上的经历（作为一段放逐时期）或从苦恼愤懑到安宁幸福的灵魂之旅。（源自：维基百科）

②《圣经新约》之《以弗所书》6：10-17提到：“我还有未了的话，你们要倚赖主，倚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之人；穿戴神所赐的全副装备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非与有血气的对手作战，而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的属灵气的恶魔争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装备，以在艰难的日子里抵抗仇敌，并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得稳。要站得稳，就要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做护身符遮胸，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穿在脚上，再抓起信德当做藤牌挡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。还要戴上救恩的头盔，紧握圣灵的宝剑，这就是神之道。”

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他的身躯在薄雾中只是个晃动的黑点儿。几乎看不见腿，脑袋也小小的，在破败不堪的公路上，在镜子一般反光的薄雾中忽隐忽现，看起来不像是行走着靠近，而像是蠕动着逼近。弗朗西斯修士紧紧攫住念珠上的十字架，嘴唇颤抖着念叨了一两声“万福玛利亚”，这个蠕动的影子定然是这热毒的邪魔天气里生出的鬼怪。正午的热毒折磨着大地，沙漠里一切活物都一动不动地躲在洞穴或藏在石缝里，从而避开这灼烧的太阳，只有秃鹰和像弗朗西斯这样修行的隐士才暴露在阳光下。除此以外，唯有畸形的怪胎、超自然的鬼怪和神志不清的东西才会在这样的正午倔强地徒步。

弗朗西斯修士急忙向畸形儿保护神独目圣人劳尔补了几句祈祷词，请求圣人不要伤害自己这孤独的修士。（要知道这时候的地球布满怪物，这可是人尽皆知的骇事。谨遵教会法律和自然法则的人们尽力将自己诞下的畸形儿拉扯成人，让他们在世上饱受折磨。虽然并非人人都遵守着法律法则，但那些唯命是从的人们也足以抚养一批数量不小的成年怪物了。这些怪物四处分布，常常于夜间在荒僻的沙漠里，在荒原旅人的篝火旁徘徊游荡。）等小黑点蠕动着离开了热浪滚滚的沙漠，进入这清爽的空气里，弗朗西斯看清对方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朝圣者。才舒了一口气，修士松开紧攥的十字架，轻叹了一声“阿门”。

朝圣者是个身材单薄的小老头，拄着拐棍儿带着草帽，长了一脸毛糙的大胡子，肩上搭着一只皮水囊。他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食物，唾沫四溅，怎么看也不像什么鬼魅。而且他看上去又弱又跛，不可能胜任食人妖怪或拦路大盗。可不管怎样，弗朗西斯还是悄悄避开朝圣者的视线，静静蜷伏在一个碎石堆后面，这样他就能默默观察而又不会被发现。陌生人在茫茫沙漠中不常碰见，可一旦相逢，瞬间就要判定是敌是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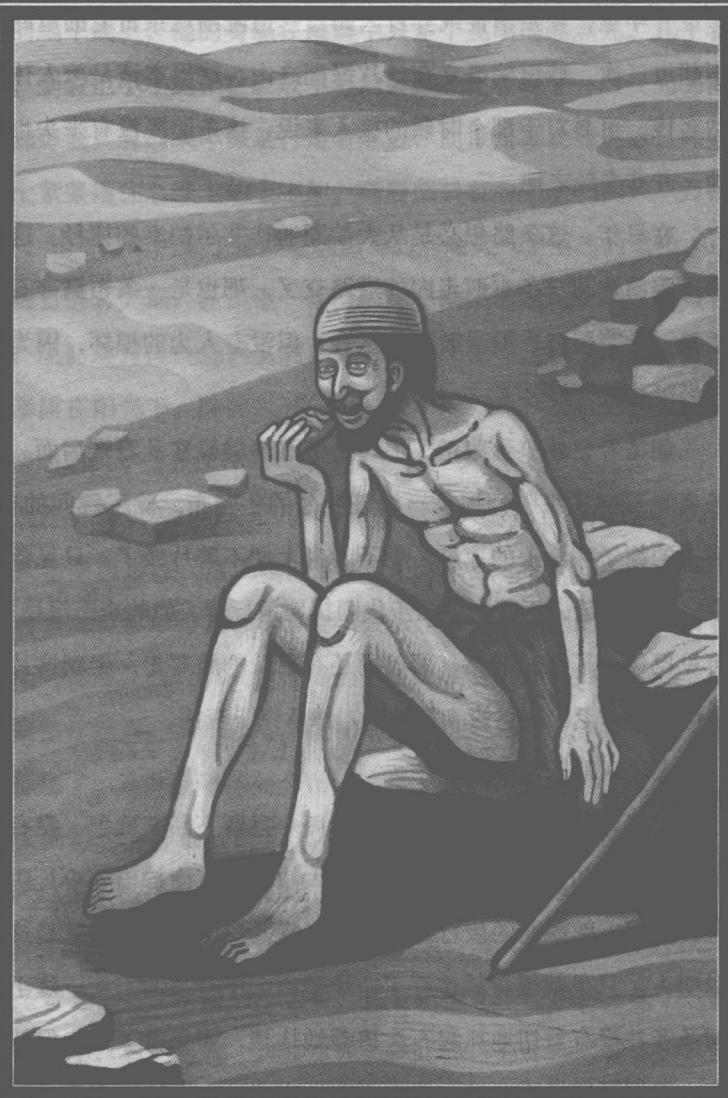
一年里，在俗信徒或异乡人路过修道院前这条古老的道路的次数不超过三次。修道院矗立在一片绿洲之内，这里本该是旅人休憩的天然客栈。可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旅人来说，这条路既没有来头也没有去处，并非必经之地。

在早年，这条路想必是从大盐湖通往艾尔帕索的捷径。这条路在修道院南边与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交叉，那也是一条布满碎石的古旧道路。十字路口也饱受时光的摧残，但没有人为的损坏，因为近些年已经没什么人经过了。

朝圣者已经来到眼前，但修士依然静静躲在乱石堆后面。这个朝圣者果真绑了束腰，那是一块脏兮兮的粗麻布。除了腰间的这块布、头上的帽子和脚上的凉鞋，朝圣者身上便不着片缕了。只见他拄着拐棍，拖着跛腿，迈着沉重的步伐固执地前行着。他的步态沉稳有节律，可见已经走了很长的路，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走到这片古老的废墟跟前，老人突然快步靠过来，然后停下查探。

弗朗西斯压低了身子。

这里曾经是个古老的建筑群，而今只留下断壁残垣，没有一丝荫护。但尽管如此，沙漠总有办法在大块石头下面护出一小片阴凉供旅行者歇脚，而聪明的旅行者们也总能将其找到，朝圣者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。只见他很快就选好了一块截面大小合适的石头。修士观察到朝圣者并没有急切地抓起石头鲁莽地拖拽，而是挪了几步保持安全距离，用拐棍做撬棒，以一块小石头做支点，上下撬动大石头，直到那必然会藏身此处的生物从石头下爬了出来。修士暗暗赞赏。旅行者镇定地用拐杖打死了这条蛇，并把仍扭动不停的蛇身甩到一边。栖身这石下凉爽缝隙里的主人被除掉了，而朝圣者占据了这片清凉之地。朝圣者让石头的底面朝上，接着撩起束腰布的后襟，满是皱纹的屁股压



朝圣者让石头的底面朝上，接着撩起来腰布的后襟，满是皱纹的屁股压到相对凉爽的石头上，然后踢掉凉鞋，把脚放在原先石头下的沙地上。

到相对凉爽的石头上，然后踢掉凉鞋，把脚放在原先石头下的沙地上。这样舒服了，他晃着脚趾满意地笑着，露出没牙的嘴开始哼小曲儿。不一会儿这个老头子又用方言低声吟唱一首赞美诗，这种方言修士从没听过。蹲的时间太久，弗朗西斯修士不安地动了动有些麻木的腿。

老头子唱着歌，掏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儿奶酪。歌声停了，朝圣者静静站起用方言轻声祷告：“赞美阿多尼斯神<sup>①</sup>，您让大地生长出了面包，您是万物之王。”祷告的声音里带着些鼻音，祷告结束，朝圣者才又坐了下来，开始享用。

看来这位流浪者确实是远道而来，弗朗西斯修士想。要知道，他从没听说过什么地区的神灵有这么陌生的名字。说不定这位老人正是去修道院的“神殿”的。虽说“神殿”还并未被正式封为神殿，“圣人”莱伯维茨也尚不是正式的圣人，可是还有什么原因能让一位老流浪汉出现在这没有去处的路上？弗朗西斯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。

朝圣者慢悠悠地享用着面包和奶酪，修士的担忧逐渐消逝，愈发躁动不安了。斋节期间，修士要遵守禁言的教规，因此不可主动与这老人攀谈，但是要想在他离去前就离开藏身之处，修士必然会被他听到或看到，而在斋节结束前离开隐居之所又是被禁止的。

弗朗西斯虽然左右为难，但还是大声清了清嗓子，站起身来。  
“咳！”  
朝圣者甩手扔掉面包奶酪，抓起拐棍跳了起来。

“敢偷袭我，好大胆子！”  
老头子气势十足地挥舞着拐棍，威胁石堆后面冒出的这个带兜帽的东西。弗朗西斯修士发现拐棍比较粗的一端被武装了一枚长钉。

<sup>①</sup>阿多尼斯神（Adonoi Elohim），是希腊和罗马传说中的大地之神，本为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（即维纳斯）所恋的美少年，后被野猪咬伤而死。

士彬彬有礼地鞠了三次躬，但朝圣者对修士的示好视而不见。

“站住别动！”老头子用嘶哑的声音吼道，“离我远点儿，你这怪物！我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！这里有奶酪，你可以拿走。想要肉的话，除了这把老骨头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敢动，我就拼个鱼死网破。滚开！快滚！”

“等等——”修士刚说两个字就住了口。只有出于行善或礼貌才可以打破斋节期间禁言的规矩，情势所迫也可以得到谅解，但主动打破沉默还是让修士有些紧张。

“我并非怪物，善良的蠢货<sup>①</sup>。”修士用表示礼貌的称呼接着说道。他褪下了兜帽露出修士发式，抬起手中的念珠，“这下您明白了吧？”

沉寂持续了几秒钟，老人一边像猫一样保持警惕，随时准备以命相搏，一边细细打量修士被太阳晒出水泡的稚嫩面颊——尽管他自己的老脸才是个天生的错误。沙漠边缘处处游荡着怪物，他们常常带着兜帽、面具或穿着宽松的长袍来掩盖身体的缺陷。他们的畸形不仅仅限于身体，有的怪物甚至会把旅行者当做可以赖以生存的野味。

“哦——你是那边的人啊。”老头子倚着拐棍沉着脸。“那边是莱伯维茨修道院吗？”他指了指南边远处的建筑群。

弗朗西斯修士礼貌地鞠了个躬，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。

“你在这破石堆里捣什么鬼？”

修士拾起一块质地像粉笔的石头。理论上讲，这个旅行者不太可能识字，但弗朗西斯还是决定试一试。因为平民的方言既没有字母也没有拼法，修士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写下了拉丁文“苦修、独处和

<sup>①</sup>这个时代的人们痛恨智慧痛恨文明，骄傲地自称“蠢货”，致使“蠢货”成为礼貌的称呼。后文仍有提到。

缄默”，接着又用古老的英文在下面重写了一遍。尽管弗朗西斯希望跟人说说话，但还是希望老头子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而离开，留下他一个人安心守夜。

朝圣者看着这些字迹露出讽刺的笑容。与其说是笑不如说是对宿命的愤恨。“哼——居然还在写这些老套的东西。”老头子说道。但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否理解这些字。朝圣者将拐棍放到一旁，又坐在了石头上。他从沙地里捡回自己的面包和奶酪，抹抹干净。弗朗西斯饥饿难忍地舔了舔嘴唇，艰难地扭开了头。从大斋节首日<sup>①</sup>到现在，弗朗西斯只吃过仙人掌果实和一把炒玉米。在专职守夜期间，禁食禁欲的教规更加严格。

朝圣者留意到修士有些不自在，于是掰开面包和奶酪递给他。

尽管弗朗西斯因为摄水量不足而导致身体脱水，可一见到食物，口腔里一下子涌上了唾液。修士的视线牢牢地被这递食物的手吸引而无法移开。宇宙刹那间收缩了，悬浮不定的宇宙中心就在这沾满沙子的珍馐佳肴——黑面包和白奶酪里。饥饿的魔鬼驱使着修士的左腿肌肉，让他的左脚抬起向前移动了半码。接着右腿肌肉也被那魔鬼控制，修士抬起右脚放到了左脚前。接着那魔鬼竟然迫使修士活动右侧胸肌和肱二头肌，挥起手臂碰到朝圣者的手。修士的手指感觉到了食物，指尖甚至好像已经在品尝这美味。修士饿得半死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激起一阵战栗。他合上双眼，看到院长大人正挥舞牛鞭怒气冲冲地逼视着他。每当修士尽力想象三位一体<sup>②</sup>的形象时，上帝的面容常常被院长的面容取代，而且在弗朗西斯看来，那张脸总是布满怒容。院长背后，

①大斋节首日（Ash Wednesday），是基督教的教会年历节期大斋期之始。大斋首日一定是礼拜三，因为耶稣是在礼拜三被犹大出卖。大斋首日是根据复活节的日期前四十天（不计算主日），因此每年大斋首日的日期都不同。最早可以是二月四日，最迟是三月十日。

②三位一体（Holy Trinity）即圣父、圣子、圣灵——同一本体（本性），三种不同位格。

一簇熊熊烈焰正在张牙舞爪。火焰中浮现受福之人莱伯维茨的双眼。饱受垂死之痛的莱伯维茨正紧紧盯着接受禁食考验的门徒，痛苦地看着这只伸向奶酪的手。

修士再一次不寒而栗。“魔鬼退散！”弗朗西斯向后一闪，甩开食物，不做任何警告地悄悄从袖子里滑出圣水，打开瓶盖，洒向老头。修士此刻被太阳晒恍惚了，在他眼里朝圣者就是魔鬼的化身。

这次针对黑暗和诱惑势力的正义偷袭并没有立即产生超自然的效果，却带来了自然的淋洗效果。朝圣者没有“轰”的一声爆炸，化作一股硫磺味的浓烟，却发出粗重的喘息，脸气得通红通红，一声怒吼让人的血液为之凝固，他舞着带长钉的拐棍对修士穷追猛打。修士抱头逃窜，碍手碍脚的长袍害他差点儿被绊倒，还好身上没落下钉子眼。由于老头子忘记穿上拖鞋，一瘸一拐的追击最后变成了单脚跳。像是突然想起脚下的岩石滚烫滚烫，他赶紧停止追击往原地跑去。弗朗西斯修士回头窥视时，不禁惊呆了，看到的情景正是朝圣者踮着大脚趾一蹦一跳地回到清凉地。

闻到指尖上残留的奶酪香味，想到自己失去理性的驱魔行为，弗朗西斯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他灰溜溜地逃回碎石堆里，继续自己要干的活儿。朝圣者的脚丫子终于凉了下来，一见修士从碎石堆里露出头，他就扔石头发泄怒气。后来胳膊累酸了，老头子只能装装样子吓唬吓唬修士，来为自己的面包和奶酪愤愤不平。弗朗西斯也渐渐不再躲闪了。

修士在废墟里晃来晃去，不时搬起一块石头抱个满怀，蹒跚地回到工作点的某个角落。朝圣者冷眼旁观，只见修士挑选了一块石头，用手比量了一下尺寸，放弃了，接着又仔细地选了另一块。修士从碎石堆里扒出大石头，费力抬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抱着它走了几步又放

下来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把脑袋夹在双膝之间，显然是在防止晕倒。喘息了好一会儿，修士才又站起了身，一下一下地滚着石头向目标挪去。这个无聊的活动一直持续着，朝圣者懒得看下去，连连打起了哈欠。

正午，烈日不遗余力地诅咒着这片焦土，对一切湿润的事物布下恶毒的咒符。弗朗西斯不顾炎热继续劳作着。

朝圣者从水囊里喝了几口水，咽下了最后一点沾着沙土的面包和奶酪。他套上凉鞋，打了个嗝站起身，蹒跚地穿过废墟，向修士走来。一见老头子靠了过来，弗朗西斯赶紧一溜小跑逃到安全距离外。朝圣者朝修士挥了挥拐棍，但看起来没有要报仇的意思，只是对年轻人的石头工程感到好奇。他停下脚步，细细打量修士修建的藏身处。

在那里——也就是废墟东边，弗朗西斯修士以棍作锄头，以手为铲子，挖了一个不太深的壕沟。大斋节第一天，修士在壕沟上方盖了一堆树枝，将其作为夜间庇所，以防御沙漠野狼。然而随着禁食的日子一天天增长，修士在周边留下的活动痕迹也一天天增多，夜间活动的野狼循着踪迹找到这里。篝火熄灭之后，野狼们甚至围着他的树枝棚顶又抓又挠。

起初，弗朗西斯加厚了作为壕沟顶棚的树枝堆，并在周围挖了沟压上石头固定严实。但头天夜里，有什么东西跳到了树枝堆上面，彻夜咆哮，弗朗西斯在下面吓得浑身打颤。接着就下定决心巩固庇所，以第一圈石头为地基开始建围墙。围墙逐步增高，渐渐向内倾斜，但因围墙基本呈卵状，上一层的石头紧紧压着下一层，因此不会向里倾塌。弗朗西斯修士如今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圆顶，只要选对石头，花上工夫，将土夯实，将石头揳紧，就能完成一个圆顶。如今那未完成的圆顶无依无靠悬在那里对抗引力，在壕沟上方坚强地宣告修士的雄

心。朝圣者好奇地用拐棍敲了敲这个圆顶，这可吓坏弗朗西斯了！修士像小狗一样尖声叫了起来。

因为紧张自己的庇所，弗朗西斯向朝圣者慢慢靠了过去。可老头子听到尖叫，舞起拐棍，仿佛要吃人一般大吼一声。弗朗西斯修士一惊，被外袍下摆绊倒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老头子嘎嘎笑了起来。

“哦——嗯——你得找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才能填了这个空。”老头子说道，他正用拐杖在最高一层石头中间的空缺处拨弄。

修士点点头又扭开脸看别处。他坐在沙地里，低头不语。修士多想告诉老头子啊，他既不能自由交谈，也绝不可以过大斋节独居的处所欣然接受其他人的到访。于是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开始在沙地里用拉丁文书写：勿诱吾等以……

“我可从来没提过要为你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呀，有吗？”老头子拐着弯说道。

弗朗西斯修士听了立即瞪过去。这么说，这个老头子真的能读！而且看来还读过经书！另外，他的回答显然说明他不仅理解修士泼洒圣水的鲁莽行为，还知道修士在这里的原因！弗朗西斯这才意识到老头子一直都在取笑他，于是眼耷拉的更低了，埋头等朝圣者离去。

“哦——嗯！这么看你理应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是吧？好吧，那样的话，我最好上路了。告诉我，你们修道院的修士们会不会收留一位老人乘乘凉，歇歇脚？”

弗朗西斯修士点了点头。“他们还会给你水和食物的。”他好心地柔声补充道。

朝圣者咯咯笑了。“就为这个，离开前我也要为你寻块石头填上

那个洞。上帝保佑你。”

但没必要——抗议的话语胎死腹中。弗朗西斯修士眼看着老头子蹒跚地走开了。朝圣者在碎石堆里里外外来回走着，时不时停下来观察一块石头或用拐棍撬动另一块。弗朗西斯心想，老头子的搜索肯定徒劳无功，他自己从上午晚些时候就这样找过一遍了，结果发现，要想找到恰恰能契合拱顶那个沙漏状缺口的石头就像大海捞针，还不如拆掉重建来得简单。不过朝圣者肯定不久就会耗尽耐心，继续上路。

想到这里，弗朗西斯修士安心歇息了。他祈求上帝让自己的灵魂恢复平静，这也是在斋戒中修士所要寻求的：让灵魂纯净舒展如一张干净的羊皮纸，容神之召唤书写于这孤独的心灵。等待上帝从自身的无尽孤独中伸出手，触摸修士那属于人类的渺小孤独，在上面留下神之召唤。弗朗西斯掏出一本小书，那是谢洛奇副院长于上个星期天留给他的，用来指引他的冥思。这本小书有几个世纪那么古老，书名叫做《莱伯维茨之书》。不过追溯受福之人创作这本书的历史并不可靠。

“Parum equidem te diligebam, Domine, juventute mea,  
quare doleo nimis...”

“哦，上帝！年少爱您未几，年岁日增，伤悲日溢。曾欲背离，终从神谕……”

“嗨！快过来！”碎石堆后面爆出一声大喊。

弗朗西斯修士抬了抬眼皮，没有看到朝圣者。于是又沉浸到书本里。

“我背离您，以求广博智识优于宗教，以求可靠事物高于希望，以求甜美万物胜于博爱，因而落得无知无识无人更甚！”

“嘿，小子！”又来了！“我帮你找了一块石头，可能合适。”

弗朗西斯抬头张望，这次从碎石堆后看到朝圣者正挥舞着拐棍向